



談生死的來去問題

智銘

生死是一件大事，過去的聖人中大多都會談生死、性命等問題，只有孔子例外。季路問孔子事鬼神之事，孔子說：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季路又問「死」的問題，孔子說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。所以孔子從來不談生死問題，生死與性命有密切的關係，孔子既不談生死，當然也不談性命，所以子貢說：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行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」由此看來，孔子是一個非常坦率的人，他認為「知之為知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研究孔子一切的言行，他一心於要解決的只是人之生以後，死以前的「生活」問題。雖然他主張對死者厚葬，但厚葬的目的，是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。」這還是為了現世之人的生活問題。談生活則與生死的來去無關。

外國的猶太、天主、耶穌教喜歡談生死，更喜歡談生之所從

來，死之所從去。認為人之生，是上帝以泥土先塑一男人，再由男人的胸部拆下一根肋骨，製造女人，由這一男一女之生、之繁衍，而有今日的人類。人類生的問題解決之後，死的問題接踵而至，乃設以天堂和地獄，一生中行善者，死後則去天堂；一生中行惡者，死後則去地獄。生來、死去問題就如此解決了。

佛陀對生死的來去談得最多，成道以後的四十九年間，所談的無不是生死來去的大事。不過，佛陀談生死來去，有了義說和不了義說，不了義說者，是說因緣而生，因緣而滅。為了解釋這因緣而生、因緣而滅的問題，所有的言教集成了十二部經。至於了義說者，佛陀則一字不說。這一字不說，才真正說明了生死的來去問題。

與佛陀同時代，有六師外道，他們也都是很重視生死來去問

題的。所謂六師外道者：

第一是：富蘭那迦葉，他是一位空見外道，他認為一切法無所有，就如虛空一樣。由於執着於虛空，即成斷滅，仍舊着了虛空相，斷滅相，既然執了相，並沒有解決生死問題，更沒有解決生死的來去問題。

第二是伽黎拘睺黎，他是一位自然主義者的外道，他認為苦與樂不由因而有，是自然而生。既然苦與樂無因，所以苦者恒苦，樂者恒樂。這種苦、樂無因的論調，正合婆羅門教的階級思想。四個階級制度森嚴，統治者的婆羅門永遠是統治者；被壓迫者的首陀羅永遠是被壓迫者。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，生命的不平等、人性的不平等。

第三是，刪闍夜毘羅祇：他認為衆生須久經生死，經歷無數劫以後，自然能盡苦際而得解脫。這種思想首先否定了因果律，其次是否定了衆生的創造力，而主張宿命論。使衆生因循苟且，趨於懶散而不長進。

第四是：阿耆多翅舍欽婆羅：他經常穿着破弊的衣服，與行頭陀行的佛弟子着糞掃衣相似。頭髮不用剃的，長長以後用拔的，拔下的長髮編織成布，圍在身上代衣，同時以「五熱」來炙自身。所謂「五熱」者，就是以火來炙五體。五體就是頭頂、兩手、兩足。炙頭頂之法，與受具足戒的佛弟子燃頂法相似；炙手法則與受在家戒佛弟子的燃臂法相似。但佛弟子燃頂者則不燃臂、燃足；燃臂者則不燃頂、燃足，除發特殊大願者除外。所以阿耆多翅舍欽婆羅的修苦行，更甚於佛弟子的頭陀行，佛陀不排除頭陀行，但認頭陀行不能解決生死來去問題，所以也不獎勵弟子們行頭陀行。

第五是，迦羅鳩駄迦旃延：他是一個隨緣應物起見的人，如果人家問他：「『有』是『有』嗎？」他會答說：「是『有』。」若有人問他：「『有』是『無』嗎？」他即答說：「是『無』。」這樣的隨緣應物，

即不與人相諍。然他所主張的「無諍」與佛陀所主張的「無諍」是不一樣的。佛陀之主張「無諍」，是以智慧觀照了一切法乃因緣所生，因緣所生法，當體即空，知諸法皆空，則空法之中無諍法。無諍是智慧，相諍是煩惱，故主張無諍。而迦羅鳩駄迦旃延的無諍，只是在規避煩惱，而不是智慧的判斷。無智慧即不能解決生死來去問題。

第六是，尼犍陀若提子：他主張修裸形、但以灰塗身的苦行，講求絕對的自由，認為穿衣服乃是一種繫縛苦惱。以雙手行乞食，乞得之後當即噉食，沒有如佛弟子持鉢行乞的方式。所以佛弟子們對他的門徒名之為「無慚」。他主張人的罪、福、苦、樂，本有一定的業因，既然造了罪、福、苦、樂的業因，就一定要受其果，不是這一世修道所能遮斷得了的，這種主張不啻阻斷了衆生的衝創意志，與佛陀主張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」一生成佛的說法，大異其趣，所以也不是解決生死來去問題的好辦法。

因此，六外道都不能正確地解決生死來去問題，他們的徒黨們乃集體去到佛陀弟子舍利弗的修禪的住處，問舍利弗說：

「如來世尊曾說過：『我死此生彼』的話嗎？」

舍利弗答：

「這樣的事，佛所不說。」

問：

「若果如是的話，那末是說我身在此間，更不他生了囉？」

答：

「這樣的事，佛也不說。」

問：

「那末，我死在這裏，也可能生彼，也可能不生彼囉？」

答：

「佛也不這麼說。」

問：

「我死之後，非生非不生是嗎？」

答：

「佛也不這麼說。」

六外道的徒眾們生氣了，罵道：

「我先問你：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，你一概不答，你若是一位舊宿的出家人，應能廣泛地解答我們所提出的問題，爲我們分別說明。現在看你一個問題都答不出來，好像是一個剛出家的童年沙彌和無智的愚人一樣。」

六外道徒眾們罵完以後，就回到他們原來的住處去了。舍利弗等外道徒眾們走了以後，就去到在不遠的地方禪修的大迦葉尊者處。將外道徒眾們所問的問題，一一告訴了大迦葉尊者，同時問大迦葉尊者說：

「過去，我也曾聽道友們以這同樣的四個問題問過世尊，但世尊都默然不答，世尊何故不答呢？」

大迦葉尊者告訴舍利弗：

「如來只說色滅而已，關於生於後有乃至非生非不生等四大問題，那都是屬於色法的問題，世尊於色法中已修至盡處，觀色是空，於空義中不生不滅，已正智解脫，沒有死此生彼、死此不生彼，亦生亦不生、非生非不生等等的邊見，所以世尊不答。這其中的義趣，非常的深廣，無量無邊，不是算數所能知道的。因此，所謂老死，老死盡、愛、想、行、識、死此生彼乃至非生非不生等，依於空義，是不可言說、是算數所不能知道的。」

凡是死此生彼，死此不生彼，亦生亦不生、非生非不生等等的問題，都是因緣所生法，因緣所生法者，是遷變動轉的，是憍慢的、是放逸的、是有爲造作之業。有業即有愛法，有此愛才有生彼、不生彼，亦生彼亦不生彼，非生非不生彼等等的問題出現。

如來諸愛已盡，得善解脫，凡愛盡者就沒有生彼的問題，也

無不生彼的問題，同時也無生彼不生彼的問題、非不生彼非不生彼的問題。這其中的道理太深，所以如來對所提出的問題，不作正面的答覆。」

大迦葉尊者的這段話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在無可言說之中，他仍巧妙地將佛陀對生死來去的大問題，作了解說，但所有的解說，千言萬語所歸納的只是「如來無說」而已。這「如來」的「無說」，正是如來對生死來去的「了義說」。學佛的人能學到、修到如來生死了義說，才算真正得到了佛法之「髓」。

龍樹菩薩在他的「中論」內有三首偈，很能了悟生死的來去大義，他的第一首偈說：

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
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去

這偈中有八個「不」，悟得這八「不」中的意義才能悟知生死來去的真義。

第二首偈說：

一以世俗諦 二第一義諦
若人不能知 分別於二諦
則於深佛法 不知真實義

六外道因爲「不知真實義」，所以提出了生死來去的四大問題，若悟得了佛法的「真實義」，則四大問題實無可說。

第三偈說：

若不依俗諦 不得第一義
不得第一義 則不得涅槃

第一義諦依於俗諦而修得，無俗諦即無第一義諦，也就無涅槃了。涅槃者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。涅槃中那有什麼生死，又那有什麼來去。若無生死無來去，而強說：死此生彼、死此不生彼。亦生亦不生、非生非不生，那只是戲論而已。佛豈可以爲戲論。